

那些日子一直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裡。

很小的時候，每逢夏天，父母就會把我送到生活在異鄉的姑母家裡去渡假。姑母的小兒子致文，也就是我的表弟，總會跟我玩在一起。比我小四年的他，圓圓臉上有雙又大又亮的眼睛，眨巴眨巴的，非常可愛。我不論走到哪兒都牽着他的小手，像個大哥哥。姑丈那時的年紀都不小了，老年得子，把他疼得不得了。

我一直認為那些年幼的歲月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。我最後一次到致文的家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我不明白，為何像父親和姑母這樣親如姐弟，長大後還是會莫名其妙地生疏。那次我跟致文再見面，竟是因為祖母的喪禮。祖母最愛熱鬧，她的孩子們都知道，所以在她死後辦了這一場喪禮，讓子孫們走在一起，見她的最後一面，也可能是最後一次相聚。

在喪禮完結後，我才有機會跟致文聊上兩句。眼前這高度跟我差不多的年輕人，就是當年的小表弟嗎？面容已然跟從前完全不同，有點瘦削，帶着跟姑丈年輕時一樣的俊逸。

「很久不見了，表哥。」他微笑向我走來。

「是的。」我點頭。見面就結束這兩句話之間。

經過十年的洗滌，童年時那無分彼此的情誼再也尋不着了。

然後，我們又再分別了很久的一段日子。在這些年間，倒也發生了不少的事。聽說致文和姑丈吵了一場，後來離家出走，姑丈氣得病倒了。而我自己，則在數年前跟一個女孩子結了婚，卻又在這一年離婚了。就在某一個我應該夜歸的晚上，那個一直在我眼中都是溫柔嫻淑的女子，竟在我面前說出了我至今都難以置信的真相。就是這樣，再也無法挽回了。我不知道是誰的錯，也許是她，也許是我。那在我們之間我一直都以為是深厚的愛情，竟然因曾生命中犯過的一點小錯，就驟然崩潰了。

\*

\*

\*

母親知道我離婚，一直催促着我搬回家裡去，我推辭了，回家探望父母卻頻繁了。「展祺，你的姑丈進了醫院，你去探望他一下吧……」母親站在廚房裡絮絮地說着。

我知道姑丈的年紀已經很大了，有不少的毛病，一年間已進出了醫院好幾次。我提起了餐桌上的那個膠袋，沉甸甸的是母親買給我的香橙。我暗暗地笑，正好可以去探病。

跟母親招呼了一聲，我便駕車朝醫院去。到達姑丈的病房，一進房門，便嗅到了濃濃的橙香。

「展祺，你來了嗎？」姑丈的氣色比媽媽形容的要好。

坐在床側的致文，一邊把剝好的橙一片一片的往姑丈的嘴裡送，一邊扭頭跟我笑着打招呼：「也是橙嗎？」

「真巧。」我放下手中的膠袋，笑說。

致文搬到遙遠的城市，知道姑丈病了，便馬上趕回他的身邊陪着他，一直到現在也不敢再跟他吵一句嘴。我忽爾覺得，世上的哪一樣感情也許都比不上以血緣連繫的親情，我們到最後還抓緊的，也只有這個了。

我跟致文一起離開了醫院大樓，肩並肩地踏在薄薄的斜陽裡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。那種輕鬆快樂的感覺，讓我幾乎以為，我又要回到那遙遠的夏日裡了。

**教師回饋：**故事溫馨細膩，文字優美精巧，回首童年兄弟之情，忽然有時光倒流的錯覺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**賞析與思考：**唐人李益《喜見外弟又言別》，說的是十年離亂後的偶遇相逢；達明一派《今天應該很高興》，說的卻是太平盛世下的骨肉分離。沒有重聚的快樂，我們會察覺天各一方的孤獨嗎？

